

“情感共同体”视域下“花儿”歌词英译的情感表达研究

刘冰心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要】：“花儿”是中国西北多民族共创共享的口头文学，2009年入选人类非遗名录。其歌词植根于独特的地理与民俗土壤，承载各族人民的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本研究基于“花儿”及宁夏“山花儿”的汉英翻译实践，聚焦翻译过程中如何传递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中大量涉及红色记忆与感恩情怀的文化负载词，其翻译面临文化意象转换与情感传递的双重挑战。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探讨如何通过有意识的翻译取舍，在忠实性与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情感对等的跨文化表达，从而精准传递人民与党的深层情感。研究表明，民间歌谣翻译是情感共同体的跨文化建构。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精准传递“花儿”中所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具有独特价值。

【关键词】：花儿；歌词翻译；情感表达；文化负载词

DOI:10.12417/3041-0630.26.05.100

“花儿”的文化内涵远不止于一种民歌形式。著名民俗学家郝苏民先生在其主撰的《再回首，走廊远方故事多：河湟花儿的人类学考究》一书中深刻指出，花儿是各民族的心灵桥梁和纽带，让每一位花儿享用者都沐浴在自爱、自信的文化氛围中。施爱东在评述郝苏民学术贡献时进一步强调，花儿传达的是歌手与歌手、歌手与听众之间知音的默契、礼貌、友善或爱慕，人们从中习得相互尊重以及如何表达尊重^[1]。这一论断为理解花儿的文化功能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花儿不仅是民间艺术，更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载体。

1 “花儿”歌词的英译实践分析

本研究基于“花儿”及其分支宁夏“山花儿”的汉英翻译实践，聚焦于歌词中蕴含的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幸福生活的真挚情感。马巍在《河湟花儿的跨族际共融研究》中指出，花儿内部蕴含着心理、文化与社会三重结构，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凝聚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2]。按主题分类，“花儿”大致可分为四类：歌唱田间劳作、咏叹男女爱情、讲述历史故事，以及颂扬共产党领导下的幸福生活。本文借鉴上述理论框架，聚焦于第四类，即歌颂党的赞歌类“花儿”，通过四段代表性歌词的翻译案例分析，探讨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情感对等的创造性转换，以及在忠实性与可读性之间做出合理取舍的翻译策略。

2 花儿的翻译是多民族之间跨文化的转换

郝苏民先生反复强调花儿的语言特色：“花儿”是汉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藏族、蒙古族等9个民族共享的文化形态，除了汉族和回族通用汉语，其

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只要一唱起花儿，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共同歌唱一种“花儿”。这种语言以西北汉语方言为基础，融合了多民族的生活用语和语法习惯，是一种艺术化的汉语方言。

案例一：

原文：

白瓷的碗子细白的面，

热炕上铺的是棉毡；

保安人的生活赛拌糖，

党的恩情似海无边。

（魏泉鸣《花儿新论》1991:51）^[4]

初译：

White porcelain bowls and fine white flour,

Cotton felt spread on the warm kang;

The Bao'an people's life is sweeter than sugar,

The Party's kindness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终译：

With white porcelain bowls and flour so fine,

On warm earthen beds,cotton felts shine;

The Bao'an people's life is sweeter than honey,

作者简介：刘冰心（1990.02.），女，汉族，湖北天门，在读硕士，北方民族大学，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北方民族大学2024级研究生创新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讲好中国民间歌谣故事-基于“花儿”的翻译实践研究”（项目编号：CYX25104）。

The Party's grace is as deep and boundless as the sea.

多洛肯在《论郝苏民对河湟花儿的立体阐释》中提出，郝苏民创造性地建构出“中华文化共同体”空间观，并以此勾勒出河湟花儿的理论视域与研究程式^[3]。终译在理解“花儿”本质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转换。首先，“热炕”译为 warm earthen beds，既保留炕这一西北民居特色设施的文化内涵，又通过 earthen 说明材质，使异域读者能理解其作为土炕的物质基础。其次，“赛拌糖”的翻译是关键。拌糖是西北方言表达，“赛拌糖”意为比拌了糖还甜。深层翻译将其优化为 sweeter than honey，以英语文化中甜蜜的最高级表达替代原文比喻，实现了情感强度的对等转换。这一翻译策略很好的体现了河湟花儿常以炽热的感情、直露的表白、宏大的气势、粗犷的格调和浓烈的色彩等表现方式来抒发强烈的情感诉求。

3 花儿的翻译是情感表达的三重结构的翻译转化

马巍在研究中指出，河湟花儿何以实现跨族际共融，在于其内部蕴含着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重结构。其中包括心理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花儿歌词中感恩情感的表达提供了分析工具。

案例二：

原文：

水葫芦开花树搭架，

满园子的葫芦吊下；

共产党领导的好天下，

各民族团结成一家。

（《六盘山花儿两千首》1989:196）^[5]

初译：

Water hyacinth flowers bloom,trees support the vines,
The whole garden is hung with gourd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ll ethnic groups unite as one family.

终译：

As water hyacinths bloom on vines that trees entwine,
The garden is filled with gourds in a graceful lin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ll ethnic groups are bound as one family divine.

分析：

本段歌词中“起兴+主题”的结构模式体现了多民族共享

的创作程式。分析青海河湟花儿时，我们会发现，花儿中经常出现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高山平川、大河溪流等自然意象，都是用以渲染和表现人们强烈情感的能指。终译中，将首句重构为“*As water hyacinths bloom on vines that trees entwine*”，通过 *entwine* 一词强化自然意象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下文“团结”主题埋下伏笔。第二句增译 *in a graceful line*，既保持了画面感，又与 *divine* 形成押韵。这种处理呼应了花儿“三重结构”理论：花儿内部蕴含的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重结构，是理解中华民族凝聚多元为一体的重要视角。翻译不仅要传达表层语义，更要传递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心理。

案例三：

原文：

六盘山松柏嘛一排排，

常青树嘛亲手来栽，

黄河水引到咱家乡，

心坎里升起富裕的希望。

（武宇林《中国花儿通论》2008:394）^[6]

初译：

Pines and cypresses on Liupan Mountain stand in rows,
Evergreen trees are planted by our own hands;

The Yellow River water is diverted to our hometown,

In our hearts rises the hope for prosperity.

终译：

On Liupan Mountain,pines and cypresses stand row by row,
Each evergreen tree we planted with hope aglow;
The Yellow River's water now flows to our home ground,
In every heart springs the hope of prosperity profound.

分析：

本段歌词体现了马巍所说的三重结构：心理层面（心坎里升起希望）、文化层面（松柏、常青树的文化意象）、社会层面（引黄工程的社会实践）。终译的取舍体现在三个层面。在心理层面，将“亲手来栽”扩展为 *planted with hope aglow*，通过添加 *with hope aglow*（满怀希望地），将隐性的情感期待显性化。施爱东在分析郝苏民的花儿研究时指出：“花儿传达的是歌手与歌手、歌手与听众之间知音的默契、礼貌、友善或羡慕”。翻译需要将这种默契转化为跨文化读者可感知的情感表达。在文化层面，“常青树”译为 *evergreen tree* 保留文化意象，

但通过 hope aglow 赋予其情感温度。在社会层面，“黄河水引到咱家乡”重构为 now flows to our home ground, 以 flows 替代 diverted, 弱化工程技术的冰冷感, 强化自然馈赠与家园联结的温暖意象。这种处理体现了郝苏民强调的观点: 花儿“植根于甘、青最早被开发、乃农业文化丰厚之地; 虽历经变易但长久不衰, 表现出涵化共融的特点”。

4 花儿是民族团结的情感共鸣的翻译转化

如果说前文所论“三重结构”揭示了花儿情感表达的内在维度, 那么民族团结主题则是这些维度的集中体现与升华。在西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 花儿既是个体情感的载体, 更成为各民族集体情感共鸣的文化场域。施爱东指出, 花儿充当了各民族、各信仰民众的心灵桥梁与纽带, 加深了人们对这片土地及其社会的热爱。这种情感共鸣, 既表现为对共同家园的热爱, 也表现为对彼此文化的尊重与认同, 更升华为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衷心拥护。将这一深植于“花儿生态区”的集体情感转化为跨文化可感知的体验, 正是翻译实践的核心挑战。

案例四:

原文:

藏回汉兄弟心连心, 手挽手,

建设咱美丽的甘南;

洮河(哈)两岸闹大千, 绘新图,

现代化就在(个)眼前。

初译:

Tibetan,Hui and Han brothers are heart to heart,hand in hand,
Building our beautiful Gannan;

On both banks of the Tao River,we work hard,drawing new plans,

Modernization is right before our eyes.

终译:

Tibetan,Hui and Han, heart linked to heart,hand in hand,

Join hands to build our beautiful Gannan;

Along the Tao River,we strive with all our might,painting
new dreams,

Modernization dawns, right before our eyes it gleams.

分析:

本段歌词直接呈现多民族团结共建的主题, 是马巍所谓“跨族际共融”的典型文本。终译的取舍体现了对花儿情感表达特征的把握。郝苏民在分析花儿传承时曾列举 16 位著名花

儿的成长路径, 指出花儿的传承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是家族传承, 二是由花儿故乡、当地土壤(花儿文化空间)中孕育出来的。这说明花儿的情感表达扎根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翻译时需要理解这种“文化生态”的本质。将“心连心, 手挽手”重构为 Tibetan,Hui and Han, heart linked to heart,hand in hand, Join hands to, 通过 linked to 和 Join hands 的呼应, 强化民族团结的有机联结与行动转化。花儿充当了各民族、各信仰民众的心灵桥梁和纽带, 加深人们对于这片土地及其社会的热爱。翻译需传递这种“心灵桥梁”的功能。将“绘新图”扩展为 painting new dreams, 以 dreams 替代 plans, 提升目标的情感高度。“新图”不仅是物质建设的规划, 更是精神层面的梦想。结尾句 Modernization dawns, right before our eyes it gleams, 通过 dawns (破晓) 和 gleams (闪烁) 两个动态意象, 赋予现代化进程以黎明般的光明感与希望感。

5 从“地方性知识”到“情感共同体”的跨文化建构

多洛肯在《论郝苏民对河湟花儿的立体阐释》中提出, 郝苏民创造性地建构出“中华文化共同体”空间观, 并以此勾勒出河湟花儿的理论视域与研究程式。这一观点对花儿翻译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 更是将蕴含于花儿内部的各民族共通情感认同, 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创、共享、共生的跨文化建构。

第一, 情感强度优先于字面对等。郝苏民指出, 花儿是多民族一地共创共享极具公有性的表演民俗形式, 是特定的“花儿生态区”里的民间产物^[7]。这种“公有性”决定了花儿的情感表达具有集体性特征。当直译难以传达原文的情感强度时, 应在目标语中寻求情感对等的表达方式。如案例中以 grace 译“恩情”, 添加“with hope aglow”, 都是通过词汇升级与情感增补, 确保目标语读者能够感受到与原文读者相近的情感冲击力。

第二, 文化意象可适度归化以服务于情感传递。郝苏民在分析花儿语时特别强调: 花儿就是中国大西北各族群民众心心相印的族际共同语。这种“族际共同语”的形成, 本身就是文化意象跨民族传播的结果。对于某些难以直译的文化意象, 可在保留核心内涵的前提下进行归化处理。如案例中以 honey 译“拌糖”, 虽改变了具体意象, 但保留了甜这一核心情感符号, 实现了情感对等的跨文化传递。

第三, 隐性情感显性化是必要的创造性叛逆。施爱东在分析花儿会的文化功能时指出: 人们一旦进入花儿会, 越是被压抑的爱情欲望, 就越容易绽放出异样的光彩。这说明花儿具有情感释放和显性化的功能。翻译中, 原文蕴含但未明言的情感, 可以适度显性化表达。如案例中将“亲手栽”的情感期待显性化为 with hope aglow, 将“绘新图”的理想追求显性化为 painting new dreams, 这种创造性叛逆有助于跨文化读者理解歌词背后

的情感逻辑。

第四,句式重构服务于情感节奏。河湟花儿的歌词在整体结构、句子节奏、押韵形式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在表达激昂情感时尤为重要。案例中对句式的重构,不仅是为了语法通顺,更是为了营造与原文情感基调相匹配的语言节奏,使译文本身具有感染力。花儿是各族群众共同智慧地创出的同享中华公民最率真的艺术语言,翻译需再现这种“艺术语言”的魅力。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见,在“花儿”这类承载深厚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的文本翻译中,译者的使命不仅是语言转换,更

是情感共同体的跨文化建构。借鉴郝苏民从地方性知识到中华文化共同体空间观的理论视角,翻译应成为将地方性民间文艺提升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财富的文化实践。

6 结语

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花儿,不仅表征着河湟地域文化特质,还蕴含着不同民族特色文化的交融与互构。通过有意识的翻译取舍,让世界听到中国民间歌谣中“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心声,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人民在日常歌声中自然流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本翻译实践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施爱东.郝苏民:花儿是西北各民族“族际共同语”[J].西北民族研究,2025(5):38-44.
- [2] 马巍.河湟花儿的跨族际共融研究——兼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结构[J].民族学论丛,2022(3):13-19.
- [3] 多洛肯,王榕.论郝苏民对河湟花儿的立体阐释——从“地方性知识”到“中华文化共同体”空间观[J].西北民族研究,2025(5):45-52.
- [4] 魏泉鸣.花儿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 [5] 六盘山花儿两千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 [6] 武宇林.中国花儿通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 [7] 郝苏民.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民族文学研究,2005(4):122-126.